



父亲的麦穗

□ 郭晓兰

父亲站在悠远、辽阔的旷野，本身就是一株麦子。在攒足了热情的阳光下，在麦香成熟的夏风里，父亲一遍一遍弯腰挥镰与麦子、土地对话的声音，和着人欢马叫、牛哞鸟鸣的声音，汇成一首热腾腾粗犷浑厚的命运交响曲。父亲试图将他对世界的理解描绘成一个个四方图形，里面是一方方他可以掌控的厚重的土地，只要他肯弯腰垂首流汗，就可以靠生命的力量挥洒成一幅乡村的水墨丹青，大豆青青，高粱锈红，玉米亮黄，麦穗缀金。

站满麦穗的田野，可是父亲用毕生的汗水与深情打造的一部作品，年复一年栉风沐雨，春华秋实。父亲从他的韶华青青开始，带领他手下的乡亲为了手中饭碗的丰富充实而呕心沥血，不辞劳苦。从我记事起，我们的生产小队是村里，不，是三个村十二个小队中最富裕最令人羡慕的一个，也是全乡镇最闻名的一个。父亲让人

开辟了桃行、苹果行、瓜行、杏林，让懂技术的队员和孤苦无依的老人来管理，工分双倍另计。到了收获季节，家家喜气洋洋，瓜果一堆一堆的排列成行，孩子们在果林里兴奋得跑来跑去，等待领取分享。更有一次分口粮的场景一直镌刻并且照亮在生命的天空：乡亲们拿着大大小小的粗布粮袋，喜气洋洋地在打麦场里聚集，等待领取96斤小麦口粮，同时大声地谈论着其它村队乡亲的情况。有的是用碗计量分配的，有的是几斤，还有一个根本没动秤杆。那爽朗骄傲的笑声惊飞了天上的鸟儿，惊破了天上的云儿，一直萦绕在我的梦里。在麦秸垛上爬来爬去我要的我当时纳闷得很，没用动秤什么意思呢，也用碗量的吗，还是用盆子量的呢，或者干脆一袋一袋扛回家呢？或者根本就什么也没分到呢？

后来，等到其它小队分到96斤这个令人欢喜的数字时，父亲带领的乡亲每家

每户收入已经到了三四千斤或者四五千斤。父亲用他那颗善良智慧的头脑，带领乡亲们早地秘密地实行了承包责任制，乡亲们积极性空前提高，又都守口如瓶。这是政策实行之前公开的“秘密”和“错误”，大家能填饱肚子，自然齐心协力，上级很多次的检查或调查在父亲的调配下都巧妙地安然无恙，安然无恙中充盈着令大家心没底的极度惊险和事过情迁对父亲的心服口服。那年月，我们的生产队交公粮交得多、吃得饱，还能稍有富余接济亲邻，身为父亲带领的队员，脸上的骄傲和笑容是最多的，笑声是最爽朗的，烟火柴米气里是最硬气的。腰板硬气，说话硬气，在亲戚邻居面前硬气。

父亲一干就是几十年。没人曙色的天上的星光记得父亲匆匆出行的脚步；没人夜色的地上灯光记得父亲疲惫归来的身影，父亲属于每一块庄稼的土地，属于庄稼地里信赖他的乡亲们。父亲对他掌控的几百亩土地的熟悉，远胜过他的儿女，他对它们的大小厚薄肥瘦脾性了如指掌，对儿女的高矮胖瘦性格心绪却浑然不知，他只关心，我们双手虔诚捧着的碗盏里，盛的是能映照人影的稀水饭汤还是能让我们长身体的结实食粮。他奔走在土地与土地、土地与乡亲们之间，家似乎只是他权做栖息的客店一般。极度忙碌的母亲的埋怨，回响着父亲忘我付出的艰

辛；眼巴巴盼着天落雨留住父亲想偎依一下的我们，记得父亲的辛劳。

我们在父亲耕耘的天空下终究是一株不安分的麦穗，最终离开那片深厚的土壤，扎根在熙熙攘攘的小城努力行走与耕耘。父亲习惯带着他汗水浸泡的麦子，或亲手打磨的麦面，或种植的蔬菜来小城，他要将故乡温暖的太阳带给我们，将村庄宁谧的月光摘给我们，让我们即使离开了土地，也仍拥有一份土地的宽厚、踏实、从容与安详。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垄头麦，迎风笑落红”。无数光阴挂在垄头麦芒的微光里，苍老的父亲立在岁月的堤坝，把自己最终长成一株沉甸甸的麦穗，向大地和尘世进献他的一份人生的虔诚和硬朗，也将人性的良善、质朴、忠厚和感恩种植在我们的骨头上。父亲是生长在我意志和灵魂里青翠的春天，暖风一吹，心底的麦子伸茎长叶，抽穗扬花，结实灌浆，瞬间铺满麦穗饱满的金黄，骨骼与麦秆之间弹奏的，自是一曲几千年来长盛不衰、悦耳动听的清脆声响。



雪莲花

□ 许国平

你是高贵的雪莲花
圣洁淡雅
卓尔不凡
你是讴歌生命的勇士
风霜雪雨
春来暑往
扎根雪野
义无反顾
你是蜗居悬崖下的企图飞的雏鹰
面对苍穹和脚下苍茫的大地
藐视一切
胸怀蓝天
伺机寻找每一个
跃跃一试的无限可能
你的肌肤甚至血液里
流淌着按捺不住的激情
和充盈着超强耐寒的基因

长河浪花



曹
风

父亲的肩头

心飞扬 摄

父子间的“暗战”

□ 王国梁

很小的时候，我极怕父亲。我不听的时候，他会一巴掌扇到我的背上或者屁股上，或者飞起一脚狠狠地踹我。父亲力气大，遭到他的“暴击”会让我疼好几天。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母亲只需一句“看你爸回来怎么收拾你”，我立即就老实了。

我上初中，内心自我意识觉醒了。有一次父亲踹了我一脚，我使劲冲他嚷起来：“你凭什么打我！”面对我的第一次反抗，父亲显然有些不知所措，他嘴巴张了张，呆住了。稍愣了片刻，他又飞起一脚踹过来。我被打后，不再像小

时候那样流眼泪了，而是与父亲怒目而视。父亲的眼神犀利，我已经习惯了，而父亲还无法接受我的怒目圆睁。对峙了几秒钟，父亲扭身走了。我以为，这次事件是我战胜父亲的标志，是我们之间关系的分水岭。

从那以后，我开始了漫长的叛逆期，父子之间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我在学校住宿，半月才回家一次。父亲见了我，总要唠叨他那一套老掉牙的话。我烦不胜烦，故意顶撞他：“行了，别说了，我的耳朵都起茧子了！”无论我说什么，父亲好像都没脾气。在我面前，他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再也没有当年的“斗志”。但是他又不甘心就这样败下阵来，处处想管我，却总是无能为力。

不再惧惮父亲的管教，我变得有些为所欲为。初二的时候，我的成绩下降得厉害。有一次，还在同学的撺掇下打了一次群架。事后我很后悔，可在父亲面前我装得很硬气，说那场架打得多么理直气壮、多么伸张正义。父亲冲我吼起来，简直要暴跳如雷：“我看不打你不



夕阳下的孤独和沧桑

□ 谢丽

“谢书记，你来啦。你父亲身体还好吧？”当我拎着资料包，走进张更伦老人的家里，他已很“精准”地捕捉到我说话的声音。隔着那扇矮矮的木门，老人传达着对我和我家人的问候。

我的心里热乎乎的，与高温酷暑40度的天气相比，我的内心更多了一丝悸动。这是一位异常慈祥、能干的老人，也是尚楼村148名贫困户的一员。2020年3月，由于帮包人员调整，我从尚楼村村主任郑玉电那里接转了张更伦老人——他成为我在尚楼村帮扶的8名贫困户之一。

2020年3月5日，我趁着到村参与疫情防控的时机，带着一些蔬菜和水果，去看望村里的几位老人，第一次走进张更伦老人家里。与尚楼村村委会大院的门口对坐着，两扇矮矮的木门半掩，老人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他穿着黑色的对襟棉袄，棉裤是古铜色的，由于阳光的常年照射，老人的皮肤是古铜色的，双眼里溢满淳良的笑意。我告诉老人，我是村里的第一书记，也是他的脱贫帮扶人。老人热情地招呼我进屋：“知道。村

人间真情

糖
糕

□ 王益华

糖糕是菏泽的地方小吃。清晨或傍晚时分，在菏泽的街头巷尾经常看到炸糖糕的小吃摊，看着摊主娴熟地和面、包糖、油炸，很快一个个金黄色诱人的糖糕出锅了，趁热，轻轻咬开糖糕，油炸后的面香，加上白糖的甜，甜里带香，香里弥漫着甜，是菏泽人喜欢的美食。

听爹娘讲，我小时候最爱吃的就是糖糕。50年前农村，那时家里基本没有油，白面也很少。每逢集，爹就步行到离家3里的集上，小心翼翼从棉布衣口袋掏出平时舍不得花、皱皱巴巴的1毛钱，买两个刚出锅的糖糕，为了能让我吃上热的糖糕，将糖糕用毛巾包了又包，总是快步往家里跑。我坐在门槛上，吃着爹刚买来的热糖

糕，香甜可口，那是天下最好的美食。爹娘舍不得吃，静静地、慈祥地望着我，是高兴，是满足，是希望，是他们生活的动能和力量！吃剩的糖糕，娘放了又放，留了再留，给我再次加热后，再吃一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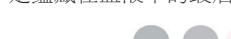
后来家里分了责任田，爷爷奶奶也老了，生活条件好了，家里有了面，有了油，吃顿糖糕不再是奢望。每逢过节，爹娘就

张罗着炸糖糕，每当我来，我倚在厨房门口，看着袅袅炊烟，闻着淡淡的油香，眼巴巴地看着糖糕上下翻滚，迫不及待地等着糖糕出锅。我多想快点吃上那香甜的糖糕，但此时，爹娘总是说，快给爷爷奶奶送糖糕去。尽管幼小的我心里极不情愿，但慢慢地，从爹娘的一次又一次言行中，我耳濡目染，慢慢懂得什么是爱，什么是孝！



他们一样善良与温和，一样用倔强支撑着生命最后的尊严和爱——对儿孙，他们似乎只有无尽的祝福；他们不愿意自己的“风烛残年”给儿孙的生活再添“风霜”。

我还想到了老家村子里的老爷爷，他是我爷爷86岁的大哥。大爷也是儿孙满堂的老人，有两个儿子6个孙子，7个重孙子、重孙女。然而，在自己的老伴去世后，大爷还是陷入了无尽的孤独之中。儿子媳妇们都忙着打工、赚钱，照顾下一代，地里、家里忙得团团转，陪伴成为生活中的“奢侈品”，老人的晚年便陷入无法言说的孤独。黄昏拉长着他们的身影，他们立在村落的尽头，用空洞的眼神眺望着远方，渴望看到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孩子。那些孩子中，或许就有他们的孙子后辈，那是蕴藏在血液中的最后希望……



□ 侯凌肖

铭记父爱的时光

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打动了多少人的心扉，《燕归巢》带给我们多少对时光流逝的感慨。啊，时光就那么在我们不经意间离去，留下的是那一幕幕让我们再也不能忘记的回忆。

走进旧宅院落，打开堂屋房门，一根拐杖默默地依在门旁，怀念的思绪促使我拿起拐杖，用手抚摸那岁月的痕迹，这是我为父亲买的一副拐杖，它曾陪伴父亲走过最后的日子。1987年秋天，当得知父亲偏瘫的消息，我一路心焦一路颠簸赶回家。我惊呆了，苍老的父亲双眼紧闭地躺在躺椅上，脸色蜡黄，气息奄奄，我猛地跪在父亲面前，泪流满面：“爹，您怎么了？”父亲努力地睁开双眼，嘴角抽动着却说不出话来，我的心简直快要碎了。父亲住院了，20天后的一个早晨，当温暖的阳光照进病房时，父亲再也不用痛苦地呼吸了，再也不用去喝那苦得不能再苦的药了。

为建筑事业奋斗一生的父亲走了，他用一生书写了对建筑事业的赤诚和热爱。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却永远地镌刻在了我的记忆中，每一幕都是那么的刻骨铭心，那么的动人心弦。

“吉安，来，快看看我给你买的大苹果！”父亲和蔼可亲地叫着我的乳名，年幼的我从父亲手里接过比我的手掌还要大的红苹果，一阵清香弥漫房屋，我大口大口地品味着甜美的苹果，顺手把苹果递给笑眯眯地坐在一旁的父亲，父亲却说：“不吃不吃，我怕怕。”于是，我便把剩下的苹果全部吃完，只剩下苹果核，我心满意足地蹦跳着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地懂得了父亲那是想将最好的东西留给我，即使是我两个普通的苹果。从此，深深的父爱烙印在记忆的底片上。

父亲走了，面对再甜的苹果，我再也感受不到曾经的味道了。

我抚摸着这根带龙头的木制拐杖，又想起了那个春天的午后，父亲从集市上买来一棵柿子树苗，他从屋前找来铁锹，在东屋窗前裁下了那棵柿子树。柿子树种下后，开始时，我猜测可能水土不服，好久了不见长叶还总是病恹恹的。但父亲始终没有放弃，每天却给柿子树浇水，用香油渣作肥料，精心养护。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这奄奄一息的树竟然长出了新的枝丫，就在第二年的秋天，柿子树结出了又红又大的柿子。一天放学后，父亲带我去旧宅采摘夕阳下的柿子，余晖照在我捡起的柿子上，照在拿着竹竿的父亲的脸上，是那样的温暖，是那样的温情和幸福。

我想，北方的白杨树，是一种材质坚硬的树，高贵顽强，挺拔耸立，很像父亲的性格和品质。父亲豁达、开朗、慈祥、和善，心灵手巧的他，擅长材料砖瓦、飞禽走兽等古建筑技艺。后来收徒众多，在鄄城建筑界享有较高的声誉。父亲十分热爱建筑事业，公司的每个发展历程，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与汗水。回原籍后，父亲依旧牵挂着公司的发展，我每次回家，父亲询问最多的是公司的发展情况。听说遇到困难，他会紧锁眉头；听说发展进步，他会眉开眼笑。父亲的喜忧是与公司的兴衰发展紧密相连的，也是在我记忆中最为深刻的。

爱我的父亲走了，但父亲陪伴我的美好记忆，成了我永远铭记的时光。父亲身上那种高风亮节、诚实守信、勤劳俭朴、和睦待人的人品风范，将会影响着我改变着我，让我走出一个美好的人生。

最
最
难
忘

时光匆匆，光阴荏苒，爹娘老了，已是年逾古稀。每天下午下班后，没特殊情况，我都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买上几块热糖糕，尽快给爹娘送去，爹娘笑嘻嘻地品尝着我刚买的热糖糕，我静静地看着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看着他们高兴地吃着，慈祥的脸庞，布满了皱纹。我深深知道，他们老了，需要呵护，需要关爱，需要陪伴。我祈祷时光你慢慢走，我尽孝，您未老，您把我养大，我陪您到老，让我多陪陪爹娘，到永久！

一块小小糖糕，在我们家，传承着香甜，传承着爱，传承着情，传承着孝……但愿世世代代，子子孙孙，爱无限，情永在，孝永恒！

3月6日，第二次去探望张更伦老人的时候，我为他带去了祖母再世前用过的枕头，那是一只用荞麦填充软棉布缝制的枕头，很舒服实用，一直保存得很清洁——替换掉了老人用的砖头。我把家里一床很厚的棉被也送给了老人——那是母亲给我做的嫁妆，每套棉被都足足装上了5公斤的棉花。这些，都成了这位老人感动的“源由”，他每次见面总会问候我的家人是否健康、安好。

我一时不知道如何用理性梳理这个关于孤独的话题——它的背后，是积沉的生活，还有仍然处于生活重压之下的人们——这些人中，甚至还包括我们自己。我所能做的，也许只能是呈现孤独的沧桑表象，然后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生命中我们都不愿面对的寒意。

